

引 子

爸爸说，他完全记不得中学时的同学了。

兜兜姐姐说，她完全记不得小学时的同学了。

我的那些同学说，他们完全记不得幼儿园里的同学了。

不管大家分开时心里有多难过、多不舍，没事的，反正最后还是会忘记的。

长大就是不断地**忘记、忘记**，这些人、那些事都像雪人融化，变成水流走，变成薄薄的水汽蒸发。

我不知道每个人的**遗忘期**是多长，不过到现在为止，在

我十几年的生命里，就是一直没有忘记过一个小姑娘。

一个有着深紫色眼睛的小姑娘。

她很少笑，可是她的眼睛，能把你整个人吸引过去。在阳光下、月光下、不同光线下、不同季节里，她眼睛里的紫色像变幻的万花筒，变出香芋紫、薰衣草紫、紫罗兰紫……

她是个安静的天使，可又无比神秘，像森林深处一头一闪而过的小鹿，像一个只有谜面没有谜底的谜语。

她就像动漫里的小女战士，不过她不是小仙女，小仙女一点也不稀奇，她就是个小女神。

在我大部分的生活里，她都是一个看不见的小妞，像一次次梦境，像一道道影子，像一个个传说。

这些比喻好像都不确切，她更像一个残忍的朋友，一个雪人，一次次消失，但就是没有办法在我心里消融……

No.1 小树苗倒倒倒

小学一年级的暑假，有一天吃过晚饭，我和邻居家的小姐姐兜兜下楼乘凉。我看到路边有一株绿色的小苗苗，激动地扑过去：“小树苗！”

兜兜姐姐说：“哎哟哟，你是不是幼儿园没毕业？这是底楼奶奶择菜时扔出来的米苋好吗？”

我内心很受伤，跟兜兜姐姐争辩：“就是小树苗，就是小树苗！”

“好好好，是小树苗，那你种起来啊！”



“种就种！”我四处张望，很快跑到了花坛那边，撅起了小屁股。

兜兜姐姐跟在我后头，一脸看好戏的样子。

我毫不犹豫，直接张开我的小胖爪充当小钉耙，在花坛里扒拉出一点泥土，刨出一个小坑，端端正正地把那棵小树苗放进去，可小树苗软绵绵的，怎么也站不直。

“方雨猎，米芑就是米芑！”兜兜手插裤兜，笑呵呵地看我。

我有点心虚了，不过我就是不愿在小姑娘面前认输，哪怕她是比我大三岁的姐姐。

不争气的小树苗东倒西歪，我只好蹲下来，用两只手捧着它。

“你打算扶到什么时候？”兜兜问。

我梗着脖子叫：“扶到小树苗长出根须来！”

“那你就扶着吧！方雨猎，等你变成小老头、长出白胡须，小树苗肯定都还没长出根须来。”兜兜预言完毕，两只手从裤兜里掏出来，点点我的脑袋，然后再插进裤兜里，鼻子里哼哼着扬长而去。

我一个人扶着小树苗，好孤独，心里也好没底。过了一





会儿，我沉不住气了，轻轻把小树苗拔出来——小树苗哪里有一丝一毫根须的样子。我顿时泄气了。

突然，耳边一阵吧唧吧唧的声音，感觉又脆又凉。我第一反应——雪糕？我便跟着咕嘟咕嘟地咽口水，完全控制不住。

我扭过脑袋，一个留着妹妹头的小姑娘，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。她套着条灰扑扑的连衣裙，一边吃雪糕，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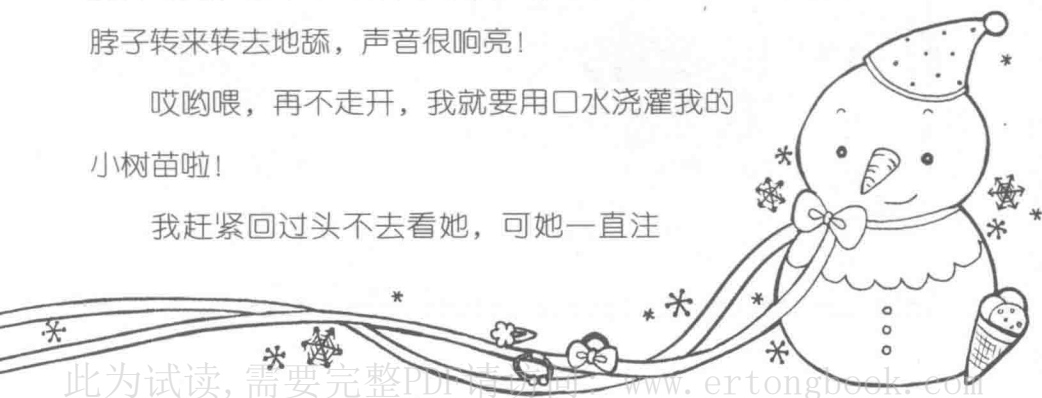
我觉得她和其他小姑娘不一样，可哪里不一样呢？看来看去，原来她从头到脚没有一只蝴蝶结、一点粉红色、一朵小花朵，只有一大片灰扑扑的深色。

她的眼睛也好……深哦，我稍微一注视，眼前顿时冒出一排紫色的小星星……

我垂下眼皮，耸起鼻子，很快闻出了雪糕是薄荷味的。更帅的是，这个小姑娘左右开弓，两只手各拿一支雪糕，脖子转来转去地舔，声音很响亮！

哎哟喂，再不走开，我就要用口水浇灌我的小树苗啦！

我赶紧回过头不去看她，可她一直注





视着我。我被一片**紫色的薄雾**兜住了，有点晕晕的，眼睛直直地注视着手中的小树苗，似乎穿透到泥土里边，看到了那里有一根根根须正在慢慢生长，细细的，嫩嫩的。

我默默数着，和着小姑娘舔雪糕的节奏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差不多数到第十根根须长出来的时候，我小心翼翼地撒开手……

就在那一刹那，兜兜从二楼她家的窗口探出脑袋来，叫：“倒倒倒！”

奇迹并没有发生，小树苗倒下了，一秒钟也没迟疑，真是一点也不争气！

我懊丧得泪水和口水一起落了下来……

小姑娘叼着两根光秃秃的雪糕棒，看着我，一副很酷的样子。她突然吓了一声，一根雪糕棒**应声而落**，落到趴在小小泥坑边上的小树苗旁。

紧接着，她的喉咙大幅度吞咽，眨眼又拔出第二根雪糕棒。

她蹲到我旁边，把我的手扒开，用两根雪糕棒一左一右夹住小树苗，跟着毫不犹豫地松开她的小辫子，拉下一个漂亮的发圈，在小树苗和雪糕棒上绕了几圈，绑住了小树苗。

奇迹出现啦，一株小树苗成功地站立在那里！

我对着终于骄傲地站立起来的小树苗宣布：“你一定要变成高高的大树，让方雨猎和……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呃，冻小蓝。”她嘴巴里冒着丝丝凉气，为了拿出第二根雪糕棒，她刚刚以**超级无敌宇宙最快速度**消灭了第二支雪糕哦。

“嗯，让方雨猎和冻小蓝以后到树下来乘凉！”

为了报答她帮我种小树苗，我跑到附近的小超市里，一口气买了四支雪糕，两支拿在手里，两支很帅地插在屁股后面的裤子口袋里。

我把手里的两支交到她手里，然后哗的一下，就像西部牛仔掏出两把手枪一样，拔出屁股后面裤子口袋里的两支雪糕。我觉得自己的动作太酷啦！

冻小蓝一点也没被我酷呆，她全部的注意力都在雪糕上了。她照旧左右开弓，舔了这支舔那支，她这样吃雪糕真是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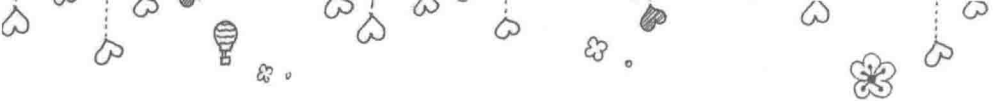
我看看亮晶晶的雪糕再看看她，有点傻了。冻小蓝的眼睛什么时候又换了一种颜色？紫色还是紫色，只不过像极了
我买给她的**香芋雪糕的紫色**。

No.2 小农夫 & 小农妇

第二天，我发现花坛里的那棵小树苗已经干枯了。

“果然是米苋啊。”我小声叹了口气，把它埋了，然后小心翼翼地那个香芋紫色的发圈拿下来。刚把它绕在手指上，我心里那股小小的灰灰的伤心就突然消失了。

我手指套着发圈，在那里转啊转啊转圈圈，不知转了多少圈，冻小蓝慢吞吞地出现了，身上依旧套着袍子一样的灰色裙子。我有种感觉，她好像不是自己走过来的，而是被我转圈圈转出来的！



她带了一个玉米棒，一点也不费力地一掰两段，一大段和一小段。她毫不犹豫地把小的一段给了我。

我把玉米棒横着啃，特像吹口琴。冻小蓝把玉米棒竖着啃，特像在吹长笛。不过那一小截玉米，说是长笛也实在说过不去。好吧，就算是吹短笛吧。

冻小蓝露出美丽的小牙齿，上下两排整整齐齐的，跟玉米棒一样，她一颗牙齿也没有掉哇。

我咕哝着告诉冻小蓝，我已经掉了两颗牙齿啦，说话有点漏风，兜兜姐姐老是嘲笑我：“方雨猎小老头！”

她也咕哝着回应了我：“小孩都是毛线球，会织成毛衣的，毛衣穿旧了，人就漏风了。老头子是四面漏风，头上漏风，牙齿漏风，还动不动就伤风……”

我听不清楚也听不太明白，嗯嗯回应着，却糊里糊涂的。不过，有的我也听得明白，比如头上漏风就是掉头发啦，牙齿漏风就是掉牙齿啦。

冻小蓝的声音一点也不像别的小姑娘——好像还带着奶香味，嗲嗲的、很响亮。她的声音却是嗡嗡的，很轻也很低沉。

玉米棒很快就被我啃得光秃秃的了。冻小蓝注意到我要





流口水的样子，慢慢剥下几颗玉米粒来，放在手心里。

我那颗小心脏哟，不争气地怦怦跳起来，心想：她是要分点给我吃吗？

可是她蹲下来，一眨眼就用昨天丢在地上的雪糕棒挖起土来。

这是要干什么？莫非她要种玉米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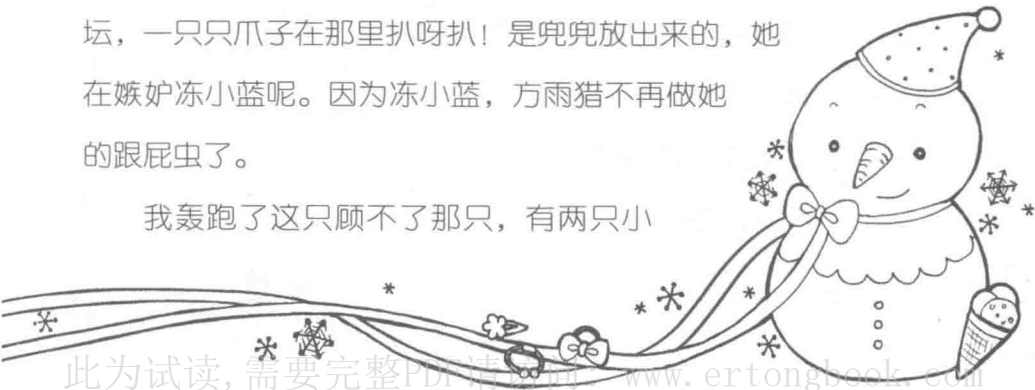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主意太棒了！我赶紧蹲到她身边，扒拉出另一根雪糕棒，和她一起挖呀挖呀挖。我数了下，我们一共种下二十颗玉米粒，全是从冻小蓝嘴巴里省出来的。

我和她你一言我一语，想入非非——幻想着这里变成玉米林，每棵都结满玉米棒子。我们一起掰啊掰，掰不完的玉米棒子；我们一起吃啊吃，吃得肚子滚圆……

哇，一个**膀大腰圆**的小农妇，一个**膘肥体壮**的小农夫。

幻想太美好，破灭得也忒快，一群找食的鸡忽然冲进花坛，一只只爪子在那里扒呀扒！是兜兜放出来的，她在嫉妒冻小蓝呢。因为冻小蓝，方雨猎不再做她的跟屁虫了。

我轰跑了这只顾不了那只，有两只小



公鸡尤其勇猛，还敢蹿上来啄我的手背。结果，我被它们赶得远远的。

冻小蓝一动不动，冷眼看着我手忙脚乱地赶鸡。

等那群**小强盗扬长而去**，我冲过去，发现连一颗玉米粒也不剩了。我们的玉米地啊，呜呜呜……

我忍不住掉下眼泪，这时我耳边响起一个冷静的声音：“挖得太浅了，被鸡找出来吃掉啦！”

冻小蓝又把玉米粒一颗颗地掰下来，我马上又来劲了，两个小朋友不气馁，继续挖挖挖。这次我们挖得很深很深，要把我们的玉米宝宝埋在暖和的泥土里……

一天过去了，又一天过去了，再一天过去了，小农夫和小农妇一起种下的**玉米宝宝**一直没冒出绿色的嫩芽。我们蹲在那里认真地讨论——

“是不是又被鸡吃了？”

“不可能，鸡爪子不可能扒得那么深！”

“是不是没施肥啊？”

“不可能，我浇过好几泡尿咧！”

冻小蓝紫色的眼珠转啊转，最后吐出一句话：“我们种





的是煮熟的玉米！”

我顿时恍然大悟。

后来，我越来越觉得，冻小蓝真是个神呢！

比如她看着我的眼睛，能猜出我养的乌龟今年几岁；比如她用橡皮泥做的喷了神秘香水的玫瑰花让我闻，那气味像个旋涡，能把我整个都吸到花蕊里去。

虽然种玉米再次失败，但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爱上种植这件事了。冻小蓝信心满满，说她从野草堆里拔出来带回家种的秧苗都长成过地瓜、南瓜、冬瓜。

于是，小农妇和小农夫又开始了新的种植计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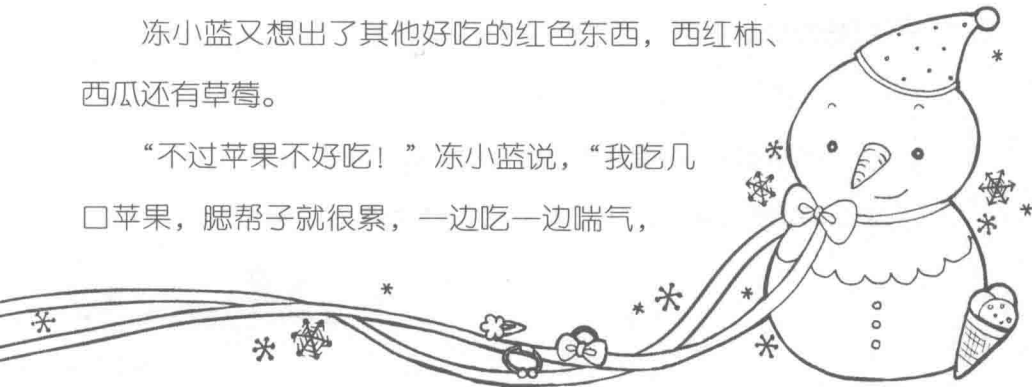
我抓抓头皮：“接下来种什么？”

“要种红色的东西。”冻小蓝说，“红色是好吃的颜色。”

我马上想起妈妈烧的红烧肉有着晶莹透亮的红色，冻小蓝说：“那叫酱油红。”

冻小蓝又想出了其他好吃的红色东西，西红柿、西瓜还有草莓。

“不过苹果不好吃！”冻小蓝说，“我吃几口苹果，腮帮子就很累，一边吃一边喘气，





一边吃一边叹气。”

可是一年级的小姑娘，没有不爱吃苹果的，连大人们夸奖小姑娘也经常说：“哎哟，**像苹果一样可爱**哟！”

唉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讨厌苹果的小姑娘。

我小声问她：“你喜欢吃葡萄吗？”

她用力地点点头。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：“紫葡萄怪甜的！”

冻小蓝在那里兴奋地念叨：“红色的辣椒最好吃，剁椒鱼头里那样碎碎的‘红色’最好吃啦！还有酒糟红……”

我提醒她：“小孩不能喝酒的。”

“我最讨厌爷爷的**酒糟鼻**了！”她答非所问，接着又跳起来说，“我们种红烧肉吧！”

这下轮到我提醒她了：“红烧肉是煮熟的哎！”

我们讨论来讨论去，研究来研究去，最后还是觉得种西瓜最靠谱。于是，我们约好了，各自去找西瓜子。

“要又大又黑的！”冻小蓝说，“那样才能结出大西瓜。”

她说着说着忽然跑起来，我跟着跑。她跑跑停下跺跺脚，然后再跑，所以我一点也不费力地就跑到了她前头，回头问





她：“你在追什么呀？”

“为什么在太阳下会有影子出现呢？我踩，我踩，我踩踩踩！”

冻小蓝用力踩影子的时候，我发现她有一双大脚，这和她的
小小瓜子脸**完全不搭**。

呃，我真想问问它们：“你们真的是一个妈妈生出来的吗？”

冻小蓝又说出一个她不明白的问题：“我坐在公交车上，看见树全都往后跑。咦，它们怎么会跑呢？”

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只好在那里抓头皮。

还是她自己想明白了：“知道了！一定是它们饿了，要赶回去吃饭呢！嗯，我也饿了。”她说走就走，“我要吃那个鸡妈妈的汤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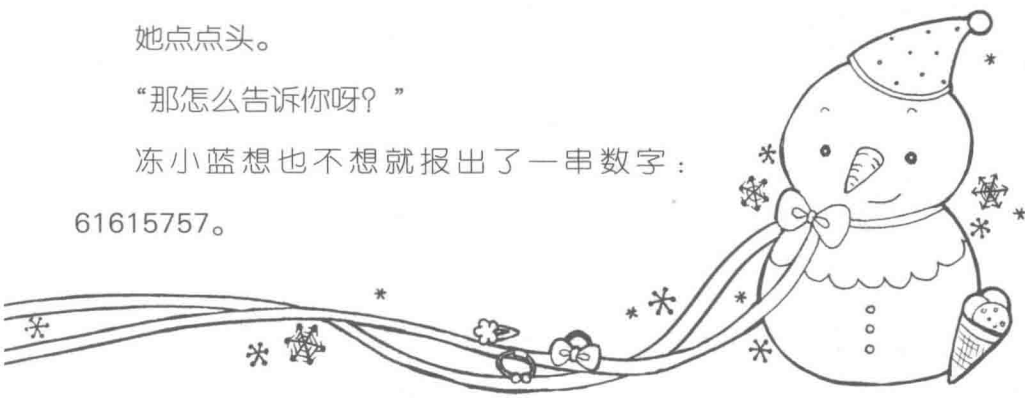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找到西瓜子就告诉你哦。”我有点舍不得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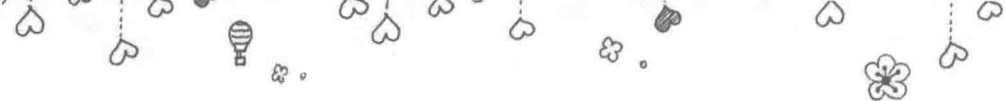
她点点头。

“那怎么告诉你呀？”

冻小蓝想也不想就报出了一串数字：

61615757。





我看着她朝对面的一幢高楼**啪嗒啪嗒地**走去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

冻小蓝消失得好快，她的脚真的是大得出奇呀！

No.3 第一次打电话

冻小蓝说话就像外国人说中国话，不过我天生就能听明白她的意思。“我要吃那个鸡妈妈的汤”可不就是“我要喝老母鸡汤去了”的意思嘛。

晚上，我一想到这个小姑娘，就觉得很开心，脑子里飞快地跳出那串数字——61615757。真好记呀，真想打个电话给她哟。

可是，我从来没有打电话给某个人过呢。

我的小心脏在噔噔地打鼓，爸爸妈妈却在旁边敲锣打